



詩傳大全

十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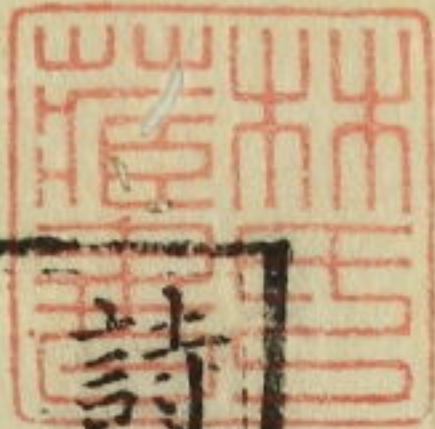
都人士

桑扈

北山

小雅





詩傳大全卷之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叶獎猶猶士子叶反朝夕從事叶上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叶滿

賦也。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

此詩，自言陟北山而來，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

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

耳。鄭氏曰：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安成劉氏曰：此章可見

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天之下叶後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原宿文庫



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

賦也溥太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

平使我從事獨勞也雙峯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

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為賢而勞之乎○疊山謝

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

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不斥王而曰大夫

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反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

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輶同○言王之所以使

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

章之言獨賢也疊山訓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

老善我之方壯善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

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安成劉氏曰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或息偃在牀或不已子

行叶戶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祖醉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

也下章放此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

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復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

可以怨謂此類也○安成劉氏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

為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已

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力刀反或慘慘七慮反劬勞或柶音西遲偃仰或

王事鞅於兩掌反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或湛都南樂飲酒或慘慘畏外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議諷音魚

羈或靡事不為反

賦也。外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七恭反容也。慶

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有極劬勞，或柶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外，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踈遠勞勩。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三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

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繫繫衣服者，有萬履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亡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此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疚。劉氏曰：當作疚，與瘡同。眉貧反。

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抵，適。疚，

釋文都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

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慶源輔氏曰：夫行役

程唯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

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

興也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朋也在憂中耿耿不能出也

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於勇於今無思百憂祗自重直勇直

兮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北音野野叶上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恭苦念彼音恭共音恭人音恭深

零音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

賦也征行徂往也北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

夏正數色主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曰君子舉

為吉周禮正月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

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

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復

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疊山謝

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

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慶源輔

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

毒而其甚苦也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

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己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

謂罪罟謹怒慮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

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言其以罪室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而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慕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我不暇叶胡念彼其人

瞻瞻音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瞻瞻

勤厚之意譴詩戰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

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

暇也慶源輔氏曰瞻瞻懷顧言已之於僚友勤厚瞻瞻然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興於大曷云其還政事愈感子六歲

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六反念彼其人興

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

賦也與暖孔氏曰即春溫感急詒遺丁季戚憂興起也

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此歲

暮而猶不得歸慶源輔氏曰采蕭獲菽則歲莫之事也又自咎其不能見

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鄭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汝音

謝氏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瞻瞻懷顧矣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疊山謝氏曰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

靜同疊山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

君子本共勉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

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

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

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叶筆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

也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

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前三章皆悔

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

有懷歸之嘆然而知其不可歸矣故四章遠戒其

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新安胡氏曰此詩豈西

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廬陵歐陽氏曰

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

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定

宇陳氏曰此詩因已之逐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

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

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

傷怨而不怒視此山之詩消麻幾焉豈賦北山者

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朋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歎

鼓鍾將將七羊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

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三山李

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鍾喈喈，淮水湔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高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湔湔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慶源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鼗大鼓也。周禮作鼗，去鼗鼓尋有四尺。安成劉氏

三洲，淮上地。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蘇氏曰：始言湯湯水

主之文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慶源輔氏曰：伐鼗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言其樂之盛也。湯湯，言其憂之甚也。樂三洲，言其時之文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文也。而民心之憂，蓋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樂，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反以箏以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瑟在堂笙磬在

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舞也箏亂

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

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蘇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子

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新安胡氏曰

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反留其棘自音何為我藟魚世反黍稷我黍

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

祀叶逸反以安湯果反以侑音又叶以介景福叶筆反

賦也楚楚風容貌茨蒺藜也廬陵羅氏曰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抽

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

蕃廩貌露積

如字又音漬

曰廩

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廩如

周語云野

十萬曰億

饗獻也

安安坐也

禮曰詔安尸

詔

郊特牲注曰尸始入

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

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

李氏曰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

既奠迎之使

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

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

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

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

尸于廟門外尸入外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答拜

遠坐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

臣在廟則全於君

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

尸未實也

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

景亦大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

宗廟之祭

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

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者恐不心專指公卿言之

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

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

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

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

蓋將使我於此執黍稷也

慶源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

王氏以為我

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廩其數至德者是也

然此亦甚言之以

見有餘之意耳

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廩既實則為酒食

以饗祀安侑而介大福也

豐城朱氏曰力於農事所以致

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及也

○濟濟

子禮

或肆或將

祭于祊

絜爾牛羊

以往烝嘗

或剥或亨

先

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

萬壽無

報

即反

或肆或將

祭于祊

絜爾牛羊

以往烝嘗

或肆或將

祭于祊

絜爾牛羊

以往烝嘗

或剥或亨

報以介福

萬壽無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賦也濟濟踳踳言有容也慶源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踳踳者謂凡

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進品也秋祭曰嘗穀也剝解剝其

皮也亨者熟之也肆陳之也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捧

持而進之也慶源輔氏曰剝亨肆將各有一句祫廟門內也

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

處也禮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祫不知神之所在於彼

乎於此乎注云索求神也安成劉氏曰門內待

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立見

祝祭下其處也慶源輔氏曰王氏云凡祀禋則求

諸陰燭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祫則求諸陰陽之間蓋

在求之之備如此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

慶源輔氏曰君也者如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

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

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安成劉氏曰

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踏踏七亦反為俎孔碩叶常或番音煩或炙

之教反君婦莫莫音麥為豆孔庶叶茂為賓為客叶

各反大州市由交錯禮義卒度叶徒笑語卒獲叶黃神保是

格鵠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饗音也非氏曰饗饗康饗也○孔氏曰饗饗以竟

上康饗在北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

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朱子曰：燔者，大燒之名。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孔氏曰：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矣。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廬陵李氏曰：蓋肝亦以祖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臨川王氏曰：執爨者，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虞源輔氏曰：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鄭氏曰：二羞所以盡歡心。內羞則醢食，珍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醢醢。醢音殺。醢音熏。醢音糝。醢音志。廬陵李氏曰：內羞，穀物。庶羞，牲物。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輔氏曰：為筮為豆為賓為客，四為字之意。皆有為之意。故先生解為賓為客云。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是也。既

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安城劉氏曰：特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而獻賓。賓飲，爵主人飲，酢爵遂以禪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解于尊南，至旅，則乃舉其解，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眾兄弟，交錯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格來，酢報也。慶源輔氏曰：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酢也。

○我孔熯而善矣。或禮莫愆叶起工祝致告，祖賚孝孫。叶

倫 苾蒭 芬孝祀 叶逸 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 叶筆 如幾 音

如式既齊既稷既罔既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燠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蒭香也卜予 與也 幾期也

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救戒極

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

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 慶源輔氏曰祖賚孝孫鄭氏

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 曰爾飲食芳潔故

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

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 慶源輔氏曰

既齊既稷既罔既故一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

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廬陵李氏曰工祝致告

牢嘏詞 少牢曰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曰

皇尸命工祝永致多福無疆于女 音 孝孫 注曰承

讀曰登賜也○廬 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肩

壽萬年勿替引之 注曰引長也言無 此大夫之禮也 成

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

禮又曰元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

○禮儀既備 叶蒲 鍾鼓既戒 叶說 孝孫徂位 叶力 工祝致

告 叶古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

婦廢徹 直列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叶息

賦也戒告也慶源補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

祭事以祖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

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少

日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

起送尸而神歸矣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

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

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

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周禮大

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

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曰諸宰微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

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

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

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來賓之俎則皆自徹

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取留歸賓俎而不取後所以尊

賓也主人以俎豆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

親親也

○樂具入奏葉音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羊反既

醉既飽叶音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九反孔惠孔

時維其盡叶音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安成劉氏

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

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

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廟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搜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祭

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

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

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緩之也

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曰稽首頓拜至地也

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

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盡禮外盡物

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下二句

吊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

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

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慶源

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為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潔牛羊以為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實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報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弁載燕者之慶辭也○安城劉氏曰詩中言濟濟踴躍踏踏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救者威儀之盛此德威所致也倉庚之積牛羊之繫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茲芬者物品之豐此政脩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為安俯為蒸嘗以之逮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日萬

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發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司馬之取五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之昉昉音原隰曾孫田目反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昉昉墾辟音貌孔氏曰墾

除其萊以會孫主祭者之稱會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

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劉氏

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畝壟音

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

溝則其畝東矣周禮非田之制百畝為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三尺溝則深廣各

四尺○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言信乎此南山

者本禹之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岷既旅終南惇物

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小○安成劉氏曰禹平水

土大澤義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

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

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

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績禹之績

見禹功之在人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故其原隰

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

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

以縱為遂以橫為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豐城朱

氏曰疆之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理之所以順水勢之

也所宜

○上天洞雲雨于付雪雰雰數云益之以霖亡革霑霖音既

優既渥叶烏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霑霖小

雨貌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成而優渥霑足皆

饒洽之意也又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矣盧諷彭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于

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入三雪
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疆場音翼翼黍稷或或于通反會孫之穡以為酒食

畀必寐我尸賓壽考萬年因反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畀與也○言其

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安成劉氏曰詩人

而先言首章田畝之整開疆理次章雨雪之滋於是

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在氏曰與尸謂獻熟食

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酌酌賓拜祭未無同姓於寢

是也此祭始用酒食之事○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

霑霖音既

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霑霖音既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反。是剝是道，創居。獻之皇祖。會孫壽考。叶孔反。受天之祜。佳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道，酢醕菜也。枯，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

董氏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託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臨川王氏曰：瓜成剝削淹漬，以為道而獻皇祖。

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叶去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以饋。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華谷嚴氏曰：猶免駘馬，載清醕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醴，和而條，場也。騂，赤色。周

所尚也。孔氏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鄒陽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

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孔氏曰：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滑者，腸間脂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

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曰：楚語云：也是毛以告純，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

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壘山，謝氏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膋，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真鬱合。

如字。鬯，音合。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鄭氏曰灌以圭瓚酌也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馨同鄭氏曰

奠謂蕭熟時也蕭即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

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

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燔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

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我之氣承其氣便是

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

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

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又曰如言祖落且升也是魂之

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

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良反烝心必心芬心芬心祀事孔明叶謨先祖是皇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華谷嚴氏曰烝昇祖妣之烝

氏曰若以為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董氏說上章

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

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

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俾涉角甫田叶地歲取十千叶倉我取其陳音食音我農

人自古有年叶泥今適南畝叶滿或耘或耔音黍稷

薿薿魚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音士音里

賦也俾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

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

田之法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

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由者

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耜雖本也蓋后稷

為田一畝三畝廣共尺深去尺而播種上於其中苗葉

以上稍耨奴豆反壟草因壟愈水以其土以附苗根壟

盡畝平則根深而能耐音風與旱也疑茂盛貌潛室陳氏

日趙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畝歲代處故日代田古法也

野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

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

瞻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國語管仲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承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

注曰瞻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慶源輔○此詩述

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慶源輔

其宗廟之祭故首言推言昔人墾闢之功而我得以耕

治以奉祭祀之意爾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

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

富以見於神不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

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

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

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

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疊山謝氏曰民生於三

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

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
 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歛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入
 舊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
 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歛
 散得其道也○安成劉氏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
 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
 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又言自古
 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
 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
 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養大止息之處
 進我髦士而勞之也豐城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歛
 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
 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
 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

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
 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音句龍氏配孔氏
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
 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
 羅弊獻禽以祀方是也周禮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獬
 弊罔止也秋田用罔皆殺而罔止衆皆獻其所獲禽
 焉罔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臧
 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畱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
 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是也孔氏曰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畱為稼穡
 謂之先畱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穀

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音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新安胡氏曰此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廬陵彭氏曰齊明犧羊此祀方社之禮也。鼓鐘琴瑟此祀田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工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豐城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傳其惠於下也。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饁于輒彼南畝叶滿。田畯音俊

至喜擗如羊反。其左右已反嘗其旨否叶補。木易以鼓反長畝長畝

終善且有已反。會孫不怒農夫克敏叶舉

賦也。會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會

孫某使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

饁餉擗取旨。羨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會孫之來適

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

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

相親之甚也。慶疏韓氏曰旨則華而喜矣。不則慘然為而不食農者之粗糲。然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擗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東萊呂氏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畯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擗者喜之甚而取之疾。

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畯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擗者喜之甚而取之疾

以言其相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廬陵戴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五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爾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如坻，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

京，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羊反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毗至反也。孔氏曰：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安成劉氏曰：小戎所謂梁輔是也。坻，水中之高也。

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義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華谷嚴氏曰：未刈之禾曰稼。日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義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戢，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為，古無是事。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叶士反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

叶養反 里反 彼反 播厥百穀 叶工反 既庭且碩 叶常反 曾孫

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置利做始載事庭直碩
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
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
始事於南畝臨州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
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
欲慶源輔仁曰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惠乎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此詩為
農夫之詞以頌義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東萊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豐城朱氏
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劉氏曰此章言田事備飭而苗生盛養也以我軍耕利其器

也做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
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已之
勤而事上之忠也

○既方既皂叶于既堅既好叶許不稂不莠餘文去

其蟪莫廷及其蠹莫候賊無害我田穉音田祖有

神秉畀炎火叶虎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

外之粟皮甲者在孚實未堅者曰阜長樂劉氏曰穀粒

阜稂童粟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莠苗似

草也日莠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害

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蟲皆蝗也穉幼禾也孔氏曰蟲受禾穉者偏甚○言其

苗既盛矣

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蓋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

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矣。火

之中也。慶源輔氏曰：既方既卑，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

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我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種，禾稗

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

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矣。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

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

法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於天，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叶息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斿，計彼有遺秉，此

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滄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

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朱子曰：方一里為

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

私田野人之所受也。安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

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為方一百步，以九夫

為一井，則方三夫為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為一井也。稽東秉把也，滯

亦遺棄之意也。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獲之所

折亂，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

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

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

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
不及獲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穉束彼有遺棄之禾把
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
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
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
物而慢棄之乎疊山謝氏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
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
農夫望雨如飢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澄今
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
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獲精有不斂兼有遺穗有滯
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
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慶源輔氏
曰既無狼戾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
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
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

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
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眾之仁也○定宇陳氏曰此章
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
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安成
劉氏曰此章復願其雨
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峻至喜來方

種音祀祀叶逸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

力叶筆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種○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長樂劉氏

日會孫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安成劉氏曰
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
斂與上篇章
旨不同也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峻
亦至而喜之也臨川王氏曰喜其趨穡事也曾孫之來又種祀四方

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
北以見其餘也東萊呂氏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
介景福農夫欲會孫之受福也安成劉氏曰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即幽雅良邦等篇大批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楚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上之欲

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賴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三山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張氏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備耕耘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如棘棘音

韞有奭以作六師許力反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

邑言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

色也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韎韠也

合韋為之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韎周官所謂韋弁

兵事之服也安成劉氏曰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夔赤貌作猶起也六師

六軍也天子六軍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

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此天子會諸侯于東

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義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

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韠有珌

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韎容刀之韎今刀鞘也珌上飾珌下飾亦戎服

也毛氏曰天子玉璫而珌珌諸侯璆璠而璆璠珌音璆璠音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叶上

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

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定宇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文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湑貌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慶源輔氏曰為見之悅樂如此是以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慶源輔氏曰文章則德之弼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反之左叶同反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叶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叶同上之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

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三

詩傳大全卷之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受天之祜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頌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反

興也。領頭，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所類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爲連帥。臨川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見反。百辟，音壁。爲憲，不戢，反。不難，叶乃。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墻兩邊障王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萬邦之法，則其德亦感矣。方且戰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爲憲，有期。

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意。○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新安胡氏曰：此亦戒之之詞也。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安成劉氏曰：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放此義。

○兕觥，音觥。其觥，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反。五報，萬福。

賦也。兕觥，爵也。觥，角上曲貌。周頌作求。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慶源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定字，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察之。

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駕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畢小罔長柄

者也羅罔也孔氏曰謂之畢則執以掩君子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

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四

詞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力反

興也石絕木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

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

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繩證馬在廐音救推朱同之秣音小之君子萬年福

祿艾魚蓋反之魚肺反

興也摧莖秣粟也釋文曰摧莖芻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

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

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廐秣之推叶祖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

興也綏安也

興也綏安也

駕鴛鴦四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

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

遂其德桑扈是也下之薄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取有礙議其德者

敬之至也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穀既嘉叶居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湯何焉與女蘿力多施以豉于松柏叶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既見君子庶幾說悅音懌叶

賦而興又比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

迷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

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此疑

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及考輔氏童子則本正作賦而

興又比今從之○慶源輔氏曰首言興宴者其弁頌然

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也此則興體至於焉蘿則為比也頌

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則士祭服韋弁即戎冠弁從

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嘉音皆義也匪他非他人也焉

下通服故知皮弁也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木草曰一名

樹樺柳楊柳等樹上皆有之此物女蘿免絲也蔓連草

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上黃赤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免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

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泊博也○此亦燕兄弟親戚

之詩故言有頌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穀既嘉

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焉蘿施于木上

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

喜也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穀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叶陵反 焉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反 未見君子憂心柄

柄兵命反叶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矣之時同 具俱也柄柄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方九反 豈伊異

人况第甥舅巨九反 如彼雨叶付反 雪先集維霰蘇薦反 死喪去聲

無日無幾居豈反 相見樂洛音 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雅

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

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 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

妹之子為甥

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叶大

戴禮魯子曰陽之專氣為霰蓋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

為 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須溪

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 故卒言死喪無

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

意也豐城宋氏曰推親親之思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殺也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

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音略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問闐車之牽胡瞻下介二反 兮思變力究反 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 兮匪飢

匪叶羽渴已反德音來括式燕且喜雖無好友

賦也賦也間闔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

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

新昏之詩故言間闔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

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

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女叶居或燕

且譽好呼報爾無射音亦叶

興也依茂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

甚美押雅曰鷦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

有鷦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

有集維鷦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慶源

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義德來配已而教誨之也是以式燕且譽而

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音汝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

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其柞才落新叶音析其柞薪其葉潛

思反兮息淺鮮反我觀爾我心寫兮叶想

興也。陟，登柞，櫟，潛，盛，鮮，少，觀見也。○陟岡而折，新則其葉潛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止，四牡騤騤。反，非六轡如

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

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

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須溪

曰：此二句極思慕之情而好善。鄉道而行，中道而廢。鄭

仁者以之。此古人善讀詩也。○豐城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簡章取義則於行道

進德之喻尤為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忘身之老也不也。是即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慶源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車牽五章章六句

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其德之甚切

教故好之無厭也。三章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于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四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畧耳。○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翰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數為歡之無羨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

開雅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入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

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汙白使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此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也

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

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宋嘉陳氏曰讒言多由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通反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叶讒人罔極構古豆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定字陳氏曰

禍其未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

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與此此與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籩豆有楚反設叶核叶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階音皆叶鐘鼓既設叶舉叶疇

市由逸逸大侯既抗叶即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叶藥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

丘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核邊實也

旅陳也和音調義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

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

位是也鄭氏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安

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鋪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

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黍約大射

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

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

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舉酌舉所奠

之酌爵也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酌賓受之奠於席前

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逸逸往來有序也往來者東西

奠之爵交錯以徧也

也交錯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氏曰所謂獸侯也

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廬陵李氏曰言

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

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安成劉氏曰凡侯

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所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

開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

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

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

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畫射之

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

又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

爲飾自藥侯以下其飾皆然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雖持

侯者網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至將射司馬命張侯躬

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植音值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

子脫束遂繫下綱也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

夫既同此反其耦也鄭氏曰此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以決勝射禮選群臣為三耦廬陵李氏曰三耦使大夫

侯三耦侯同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

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祈求也爵射不中者

飲豐上之解音也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

解進奠于豐下註曰豐形蓋似豆而卑○衛武公飲

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

宴成劉氏曰左右有序者儀之盛也籩豆酒敝陳列者

禮之盛也而武公於立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者若將

不保其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爵

終也劉氏曰燕射至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

舉爵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

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舉爵於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五反烝衍若旦烈祖以洽百禮百

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持林反其湛曰

樂各奏爾能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室人入又叶由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衍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

音

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象禮也壬大林威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

之也爾主祭者也敬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

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仇讀曰斟

解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孔氏曰法食謂音拘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於賓客之中取

人命佐主又為尸設饌食之人又復去聲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也儀禮特牲曰象賓長為加爵注曰獻禮既成多之為加也須漢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康安

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音圭抗圭音

注曰崇高也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

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

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

也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備舞笙

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慶源輔氏曰毛氏

謂籥舞笙鼓者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

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

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

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安成劉氏

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

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二章

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

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

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

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叶分連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叶分必必叶分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詩經卷之四

賦也反皮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遷徙屢數也僂僂

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曰慎密謂怵怵媒音慢

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莊

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注云治初筵温温秩

秩之時也亂幡幡怵怵載號載吹之時也○慶源輔氏

曰温温其恭風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怵怵

屢遷屢舞終乎亂也繞飲酒稍不謹必至於此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載吹反女交亂我籩豆屢舞傲傲起

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其反于側弁之俄屢舞僂僂素多既

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

何維其令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呼吹謹也孔氏曰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危同過

也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

○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

羨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慶源輔氏曰傲傲比僂僂

僂則又甚也不知其秩飲酒之所以甚羨者以其有令儀

郵亦甚於不知其秩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眉山蘇氏曰此章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義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裨大音泰息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音居三爵不識叶失志矧反敢

多又叶夷益夷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音倦失禮者立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音倦失禮者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

○東萊呂氏曰淳于棼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

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

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

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

所不當從者勿語慶源輔氏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

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則號呼謹嘏而云也言自言醉而妄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

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安成

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蕩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成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怒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歎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此詩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

濱言爾者恐亦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鄒陽

武公自謂也日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

也始也高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

下沉酒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

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

者傳為子孫法焉安成劉氏曰酒誥言謹酒之

意以為父母慶克羞焉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

反間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

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

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

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

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

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與

魚在藻有頌符云其首王在在鎬音豈音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

而諸侯羨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藻也則有頌

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藻有莘所中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休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慶源輔九日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

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致加以形容

也但羨其樂欲安居其位則非威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采芣筐音之筐音之君子來朝音何錫予音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音馬音又何予之玄衮音及黼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

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曰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

金飾諸未鈎樊纓之鈎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鈎以朱

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玄衣玄衣而畫以卷龍也。補如

斧形刺也。孔氏曰以龍首卷然謂之卷龍也補如

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上公之服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

見九罇篇。鄭氏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

章皆繡衣五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曰

鷩謂華蟲也其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

裳黼黻。鄭氏曰毳畫虎雌謂宗孤卿綈知上冕三章則

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曰綈刺粉米無大夫玄冕則玄

衣黻裳而已。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

也飾尊。○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

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

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衣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

無已意猶以為薄也。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

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

○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衣黼

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

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一而行

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鬻音弗檻音胡泉音才言采其芹音斤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

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

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其旂音斤反

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興也孔氏曰正出涌泉也○

涌泉上出也芹水草可食押雅曰水菜一名水葵淠淠動貌

嘒聲也臨川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

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

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音後在下叶反彼交匪紆音舒叶天子所

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音彌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

脛在股下也孔氏曰膝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纏束之也○鄭氏曰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

下○廬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觀之

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偏見于天子恭敬齊音齋不

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豐城朱氏曰禮以齊邀為

敬彼交匪教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紆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多見天子之邦叶卜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叶平平叶延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牽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

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

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

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揚舟反芳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反頻尸之優哉游哉亦是戾之反叶郎矣

興也緋綽律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孔氏曰孫炎云綽大索也纚維音繫也

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膺厚戾

至也○汎汎揚舟則必以緋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

必葵之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福祿必膺之

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

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卓犖而喜其至三章則

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敬而為天子之所予四

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

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

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驛驛息營反角弓羽匹然反其反矣叶分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叶於

興也驛驛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及

角筋膠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

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

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驛驛角弓

既翻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廬陵歐陽

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

思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

○爾之遠矣叶於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廬陵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

民亦將傲上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效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亦上章而言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同上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

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

交相病矣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

入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敵

慶源輔氏曰即大學絜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臨川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

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

終亦必亡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

也切矣○廬陵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須溪劉氏曰末句猶云至于亡斯已也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如食音嗣宜餽於據反如

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餽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

知其不勝任如老馬僂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

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

所取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已以取

其爵位而不度其己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飽以此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此其攫取之大甚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音屬叶

比也猱獼猴也陸氏曰楚人謂之沐猴性善升木不待

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

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

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義道則小人將反

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長樂劉氏曰小人樂於不

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

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

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

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

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

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

新安胡氏曰毋教云者中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履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

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

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安成劉

氏曰六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信上有微猷而下之與屬者其機蓋如此

○爾于雪于應于應于見于見于莫于莫于

肯下于遺于式于苦于婁于驕于驕于

比也應應盛貌見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朋者當自止

之更益以長慢也安成劉氏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也

○雨雪浮浮見見曰流如蠶如髦叶莫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應應也流流而去也髦南蠻也髦夷髦也

書作擊

孔氏曰擊西夷之別名救誓曰及庸蜀

言其無

禮義而相殘賊也

臨川王曰擊然有文以相接靡然

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

親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類并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苑

音

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

戰國策作

無自暱焉俾

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

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

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

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

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

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

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史記

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於齊

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威王

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或曰興也下章放

此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此

兩句各別思各別

○有苑者柳不尚愒反焉反上帝甚蹈見無自察例界反

焉戰國策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焉制反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傳音于天叶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

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

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

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

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四

詩傳大全卷之十四

三

詩傳大全卷之十五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

所望叶音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之黃者多不改有常也

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

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慶源輔氏曰容則德

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

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緜如

詩傳大全卷之十五

髮叶方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悅

賦也臺夫扶音須也陸氏曰莎草也緇撮緇布冠也緇布冠也其制

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

野與衆借作之服王氏曰臺管緇撮在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網直如

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廬

羅氏曰說文網密也解頰新語其首飾網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於粉音苑音苑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

姑其入聲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

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常武曰王謂

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

姑相攸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世貴舊姓昏連李氏曰所

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安成劉氏曰晉之江

盧皆一時之望苑猶屈也積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葉落反彼君子女卷音捲髮如蠶初邁反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禮大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

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蠶音蠶蠶也尾末捷音捷然似髮

之曲上者釋文曰捷舉也長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

尾為蠶短尾為蠟

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頡我不見兮云

何肝喜俱反矣

賦也。頡，揚也。肝，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頡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兩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曰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爾雅注葉蓐也。今呼鳩腳莎。兩

手曰兩局卷音推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壘山謝氏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

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

盈一兩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押雅曰：藍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

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兩，一澹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

以待其君子之還也。慶源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盧送反不盈一擔尺占反五日為期六日不

詹音占叶

賦也。藍，染草也。釋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靛音真。衣蔽前謂之檐，即

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

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而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

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尺反言報勅亮反其弓叶姑反之子于釣言綸之

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

往狩耶我則為之報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

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正代曰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

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慶源輔氏曰狩而報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

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恐曠甚矣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鱖音骨維魴及鱖薄言觀者叶掌

反與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采芣四章章四句

芣芣蒲東反采芣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軍王封申伯於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芣

芣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

也

○我任音至我輦力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黎叶將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

孔氏曰謂器也。輦人輓車也。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審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安成

劉氏曰我任我輦。牛所以駕大車也。安成劉氏曰我車載任器於輦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我牛駕牛於重載之車。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臨川王氏曰此章也。

此如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數以類上章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過征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

傳曰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

數以類上章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過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

信陽軍今河南有信陽縣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

武貌征行也烈烈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

豈能自為強弱哉願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

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東萊子曰申伯之降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

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

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

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

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

或曰比也下章放此安成劉氏曰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此者蓋以隰桑枝葉

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威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長樂劉氏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可於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交音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

吾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

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孔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

如此臨川王氏曰所謂感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

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音華

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管孔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

者為野菅耳之子斤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

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

白華為管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

子之遠而俾我獨耶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

相去之遠何哉

○萋萋

白雲露彼菅茅

叶莫侯反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萋萋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

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水露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步行也天

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

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

也張子曰萋萋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漣

符處反

池北流浸彼稻田

叶地因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漣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

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

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疊山謝氏曰嘯

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嘯哭也

○樵

祖焦反

彼桑薪印

五綱反

烘

大東反

于堪

市林反

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新新之善者也。卽我烘燎也。煤無釜之
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
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照火。
照物若今 桑新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比也。懔懔，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

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子曰：此章自傷其
誠意之不能動王也。

懔懔然憂戚而曾不能
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鷺，水鳥也。押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
而大長頸，赤目，頤高八尺。梁，魚梁也。○

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
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
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
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

以防患於外，此禽鳥
匹偶並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鷺鷥之不如

也。臨川王氏曰：鷺鷥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
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鷺鷥之不如也。○疊山謝氏曰：

鷺鷥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
鷺鷥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
背也。與

此意合。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疾。

步典

都禮反，叶
喬移反。

詩傳大全卷十五

兮

比也。扁卑貌。俾使。疴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

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安成劉氏曰：夫

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是

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疴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

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

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

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不顧已何哉。

六章始以驚比寢如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

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

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

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

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中后其亦

賢矣哉。○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

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

妾之分則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

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

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

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

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人，又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鳩之食嗣音

比也。縣蠻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後

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

比也。蓋曰：縣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

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

後車以載之者乎

○繇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朱子曰丘隅岑巖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繇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叶鋪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

亨之至薄也三山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茹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

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

之也

○有兔斯首炮白交之燔音煩叶之君子有酒酌言

獻言反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

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疊山謝氏曰瓠葉以為茹不必嘉蔬一兔以為穀不

必異饋先王之燕賓容真德實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之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

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免斯首燔之叶蒲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市周之

賦也酌道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醉主人又

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

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酌賓又酌而先自飲

進於賓故謂之酌耳燕飲之詩有感言其豐者魚麗

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並士衛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

○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廬陵

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反矣武

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

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音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裨音郎滂徒何反矣

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

賦也躡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

將兩之驗也押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朱子曰畢是龜魚底又網曉

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
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又形亦類畢故月離之則兩如新
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
精離畢而兩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
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
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廬陵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
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
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來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
有此事哉世之冷也固未嘗無征伐之詩也然行
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必歎然以言其勞
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謂之也
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
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民之父母也

茗音之華音花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茗陵茗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
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茗蔓
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有
花其花夏乃盛○安成
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
茗附物而生雖榮不沒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
也

○茗之華其葉青青子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葉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祥羊子葉羊續缺云首三星在留音人可以食鮮息可

賦也祥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音田鄭氏曰
牝羊本首小

今也贏瘠反留筭也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
首大而身小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
可望其飽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

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九何人不將叶九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
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
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何人不矜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
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
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豈山朝氏曰東山采蘩出車杖杜諸詩序情開勞皆以
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者豈有異哉先王
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
耳故曰哀我在夫獨為匪民
匪兕叶上匪虎率彼曠野叶上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
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反五

○有薄工者叶與率反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

興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

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君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土民役使之繁數

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

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豸

詩傳大全卷之十五



